

青年文學創作選集

# 独幕剧

吉林省青年文學創作選集編輯委員會編

吉林人民出版社

## 編者的話

收到这个“青年文学創作选集”中的作品，是自1953年以來在吉林省出現的較好的青年作品。我們編印这个选集的目的，在于对本省的青年文学創作作一次檢閱，看一看省內的業余創作隊伍的生長情况和文学創作的發展情况。为了鼓勵創作，繁榮創作，我們認為編印这个选集是有它的積極意义的。因此，由全省青年文学創作者會議筹委会決定，組成“青年文学創作选集編輯委員會”，進行了作品的編选工作，輯成詩歌、散文、独幕劇、曲藝四种选集，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近年來，吉林省的文学創作有了很大的發展。它正象春天的花園，充滿着青春的活力。我們的青年作者充滿寫作熱情，刻画和描寫了多方面的生活。有的作品歌頌了我們國家的普选运动，有的作品歌頌了祖國的社会主义建設和工人階級的創造性劳动，有的作品描寫了農民走合作化道路的積極性以及在运动中的改变和進步，有的作品反映了手工業合作化和資本主义工商業社会主义改造的勝利，有的作品歌頌了人民战士的英勇斗争精神和复員回鄉生產后的模范行动，有的作品反映了少数民族的生活，抒發了少数民族人民对党和領袖的爱戴心情，有的作品歌頌了偉大的祖國与和平幸福的生活，尖銳地揭露了战争販子的侵略陰謀……。这些作品給我們展示了祖國的生活圖景，从这里，我們可以看得出，吉林省为实现社会主义所走过的路程，人民生活的向上和繁榮。这些青年作者的作品，充滿了蓬勃的朝气，放散出清新的香味，閃射着光采和才華。

我們的青年作者，在黨的關懷和培養下，在最近幾年迅速地生長起來了，在今天，已經形成一支不小的隊伍。這是一批可貴的新生力量。正是因為有了這些從事業余創作的力量，我們的文學創作才出現了繁榮的景象。在這些作者之中，有工人、農民、學生、機關幹部、書刊編輯和記者。在他們中間，除了極少數幾個人以前曾從事專業創作外，其餘絕大多數的作者都是從事業余創作的。正因為我們的這些作者都是青年，絕大多數都是從事業余創作的，而且從事創作的時間都不長，所以反映生活的廣度和深度還很不夠，缺少更高的概括生活的能力，技巧不夠純熟，某些作品還帶有模仿的痕迹，甚至個別作品還比較幼稚。但是，這些缺點是能夠得到克服的。因為，我們的青年作者都不會滿足於已經取得的成績，隨着今後不斷的刻苦努力，在文學創作上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績。

收在這個選集中的工農作品是值得我們重視的。工人作者于廣江自1950年就開始寫作，到今天為止已經發表了三個獨幕劇，收在獨幕劇選集中的劇本“就這一回”，就是其中較好的一個。此劇參加全國鐵路職工業余文藝會演時，榮獲創作一等獎。胡貴江的快書“于秀波訪勤”、馬守田的鼓詞“沈希英進北京”，是曲藝選集中的兩篇工人作品。前者是煤礦工人，后者是鑽探工人。初學寫作的工人能夠寫出這樣的作品，也就難能而可貴的了。

農民作者王志賢的“買馬”，是收在散文選集中的一篇寫得比較樸實的作品。一個農民作者能夠寫出這樣的作品來，是值得注意的。在詩歌選集中，我們選了幾首農民歌頌農業合作化的歌謠，從他們的切身感受中寫出了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後的內心喜悅。

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在这个选集中占有一定的分量。崔靜淵的歌詞“美丽的故鄉”、王肯的歌詞“鄂倫春族小唱”，是在全國流傳較廣的作品。

散文选集中王汪的小說“我的爺爺”、刘云龍的通訊“独臂鉄人”，是得讀者好評的作品；独幕剧选集中的“关不住”一剧，作者趙羽翔是一个新生長起來的青年剧作者；曲藝选集中的說唱作品“改日再說”、“六點鐘的車”、“三叩門”，都是較好的作品，在省里產生了一定的影响。相声“改日再說”参加全國公路运输职工会演出，榮獲創作二等獎，作者段繼棠和薛居仁还獲得了表演獎。

最后，讓我們簡單地向讀者和作者說明一下：由于选集的編輯工作進行得非常倉促，未能廣泛地收集作品和征求意见，因此，一定会有一些較好的作品未能收進这个选集中來。同时，为了把更多的作品收進选集，和減輕讀者購讀选集的物质負担，收進选集中來的只限于篇幅短小的作品，凡是收在中央或地方作協編印的选集中的作品及篇幅过長的作品，如收進全國文学創作选集中的趙羽翔的独幕話剧“两个心眼”、胡昭的詩“罗盛教河”，收進全國青年文学創作选集中的王瑯的独幕話剧“紅色技術員”、胡昭的詩“軍帽底下的眼睛”、周蒙的詩“十月草原的夜”、何鷹的詩“送花的姑娘”、梁艾克的詩“夜宿雪山上”、金哲的詩“在感激的日子里”、孙景琦的小說“小小牛司令”、叶一木的小說“暴風雨”以及馬琰的小說“于改秀”、苏寧的多幕評剧“丹河曲”和丁耶的詩“白玉的基石”等作品，因限于篇幅，均未收進这个选集，特請讀者和作者見諒！

吉林省青年文学創作选集編輯委员会

1956, 5, 19.

# 目 錄

編者的話

就這一回 ..... 于廣江 ( 1 )

自作聰明 ..... 李鵬榮 ( 20 )

關不住 ..... 趙羽翹 ( 49 )

棒打不散 ..... 籍 華 ( 90 )

牛 ..... 黃鳳龍 ( 131 )

勇敢的少先隊員 ..... 王 邨 ( 143 )

孟昭慧

小白兔種萝卜 ..... 劉敬慧 ( 171 )

潘喜貴

# 就 這 一 回

(独幕話劇)

于 廣 江

時 間：一九五五年九月的一天午間。

地 點：某鐵路局机務段工厂車間休息室。

人 物：王力剛 四十二歲，修車鉗工。

李 祿 三十五歲，点火班長。

刘 福 二十二歲，学徒工。

張鳳英 二十一歲，清理工。

幕 啓：王力剛吸烟，盤算着。李祿上。

李 祿：王師傅，你怎還沒去呀？第三組老陳完不成任務，把眼睛都急紅了！

王力剛：現在我不是正在這核計着呢嗎？我這正想要去，可是我這個活留給誰呢？

李 祿：師傅走了，就留給徒弟唄！

王力剛：我也準備留給小刘，可是小張剛才給我提了個意見，她說小刘有點靠不住。

李 祿：靠不住？

王力剛：說他最近有點自滿，經他這一說，把我鬧的也沒主意了。

李 祿：那哪能給人家亂扣帽子呢！小刘最近技術學的可真不壞呀！前兩天你不是有病了嗎，就剩他一個人，我

尋思这下子可够呛呢！未曾想比你在班上干的还快，提前兩個鐘头就把車交出去啦。我看，还是交給小刘吧。

王力剛：段長也同意啦，可是我……

李 祿：那你还犹豫甚么？教徒弟嘛，就得大点胆。舍不出孩子多咱也套不住狼！

王力剛：一会我再跟小張他們核計核計吧。

李 祿：咳，你一个当师傅的，怎甚么也撑不起舵來呢？跟他們那些清土工有啥核計的。就交給小刘吧，沒錯！

（外声：“你往哪兒拿呀？”“不玩，咱們誰也別玩。”刘、張上）

張鳳英：你这是干啥？你不玩人家还不玩嗎？

刘 福：別人玩？誰会玩呀？行啦！給人民省点吧。（把球扔下）

張鳳英：人家大伙在外头玩得好好的，你把球拿了進來，这是甚么态度？（張拿起球）

王力剛：小刘，怎么又和別人鬧意見啦？（張拿球走到門口，向外喊：“給你們球，你們先玩吧！”）

刘 福：沒有，沒有。运轉跟咱賽球，說他們不行，还非照量照量不可，可是一上陣，都吓麻爪啦，（爪讀抓音）球都接不住，反說我要他們啦！（張上）

張鳳英：你本來做的不对嘛，你使球拉人家。

刘 福：拉他？連你也算上，你懂得嗎？那叫上部运球，那叫球道。他在球道上站着，还怪我拉他嗎？就是把他的鼻子拉歪了，还是怪他不懂球規。（对李）是不是，李师傅？

李 祿：（答）炒肉拉皮那还不是常吃嗎？

張鳳英：球道还跑人家脑袋上去啦？你这么打球，下次誰还跟你玩！

刘 福：管怎的，拉他啦！耍他啦！

王力剛：別說啦，別說啦。看你那張狂勁，淨出去惹禍。趕緊換衣服去，到点啦，准备干活吧。（划下）

李 祿：小刘这孩子真剛强，干甚么都不坏呀，你說哪样吧，都給咱們組爭了不少光啊！

王力剛：干活是不坏就是有点毛楞。一会你告訴第三組，我不去啦。

李 祿：答应啦，那哪能不算呢？

王力剛：我怎么去呀？就这样我也不放心哪！打打球还和別人干起來啦，我去应援人家有理啦，他在家給我惹个漏子哪多哪少啊？

李 祿：咳，工作是工作，玩是玩嘛。玩怎么能和工作一样看呢？

張鳳英：叫我看，小刘这純粹是驕傲。

李 祿：你們这些青年人，真多事！玩嘛，誰还不行碰誰点，啥叫驕傲？

張鳳英：我提的对不对，請王师傅多加考慮吧，他真的比以前神气啦。

王力剛：神气？哼！我看他也不敢哪！別說他呀，就是我干了二十多年，还有什么了不起的！还不都是党的培养嗎，不过小刘有点慌張倒不假。

李 祿：这对呀！哪有那十全十美的人呢，誰还不許有点缺点呀，改正缺点也得慢慢的來呀！

張鳳英：我認爲王師傅這樣疼徒弟有些不對，該說的也得說着他點。

王力剛：青年人不要聽批評就得多打點氣，這一陣子活又挺忙的……

張鳳英：我看這樣對他也沒有什麼好處。

王力剛：改正缺點也得慢慢來呀！

張鳳英：团支部昨晚開會，大家對他提出不少意見，並且決定要由專人來幫助他呢。

王力剛：幫助是必要的。可是一會我得和趙書記說說，現在不能批評呀，等忙乎過這陣子再說吧。

張鳳英：他總驕傲，將來……

王力剛：就算是有点驕傲，也影響不了什麼，還比完不成任務強啊！

李 祿：這是實在話！干工作要沒有點情緒能干好嗎？再說，青年人都在一塊玩，一會惱啦，一會好啦，叫我看看，小劉有点不大定性是真的，你今後更得好好的幫助幫助他。

王力剛：這對呀！咳，小張，我那小里屋倒出來啦，你們倆核計了沒有，倒是相中沒相中啊？（劉上）

李 祿：跟王師傅住里外屋，這不是活抖起來，缺個鍋碗瓢盆甚么的，不象使自己家的一樣嗎！這不是小劉也在这，你們倆核計核計，不大离找个禮拜結婚吧。

（張看劉一眼，笑着跑了）

李 祿：小張你怎還封建哪！（拿起東西）王師傅，我上庫里去啦，不大离好点火啊。小劉，午後就看你的啦。我還忘告訴你們啦，報社白同志打電話來，說他一會

要親自來哪！他說咱們這個月小組紅旗不是保住了嗎？要給咱們寫篇稿子，等咱們交了車，還要給咱們照象哪。老王，照象的時候你可得回來呀。小劉，午後這一炮能不能打響，可得看你的啦！小伙子，為了迎接國慶節巩固紅旗，別忘了忙呀。

劉 福：李師傅，來干吧！（回頭）王師傅，午後真上第三組去呀？

王力剛：（過去看汽門）你有什麼意見？

劉 福：要看月初挑戰那個神氣，現在咱們可真有點“狗咬耗子多管閑事。”

王力剛：你說甚么？

劉 福：我說，若是為了全段完成任務，就是全組都去我也沒有意見。

王力剛：這對呀，午後剩下這個大件，準備叫你干，你看怎樣？

劉 福：沒問題，沒問題。我不是說大話，師傅，這半年來我也沒干別的，就擺弄汽門閥這玩意呀，不說熟吧，就是閉着眼睛我也能把它弄上。

王力剛：干工作要有穩當勁兒，別太慌張啦，干啥都得有根哪！

劉 福：師傅，你老怎越來越不相信我了呢？大前天你老有病沒來，那活比這活多好几倍，我還是提前干完的呢，車間領導上還給我上了黑板报了哪。

王力剛：你以後，干活、說話沉着一些，幾天就快升工匠啦。

劉 福：這是沒外人，我說這話好象沒有原則似的，我們這

期來的學徒工，工作、文化、體育呀，比比看，他們誰是個？多了不敢說，讓他們三個五個的。

王力剛：你這樣說法是不對的。等忙乎過這一陣子，我得給你招招尖，好好整整你的思想，不怪別人對你有意見。

劉 福：光說行嗎？師傅，那得給人家用出點真正玩意來，那得讓大家服氣，我們這期來的學徒工誰上了黑板報了？

王力剛：我算你已經教了四個徒弟了，個個都叫我省心，不過，人家提的意見也不能不往心里去呀，有了嘛就改，沒有嘛也別太顧慮了，甯記着象回事似的，影響了工作也不好。

劉 福：師傅放心吧，我不能給你老丟人就是啦。干工作也象打球一樣，非干出個樣來叫他們口服心服不可！  
（工作鈴響）師傅，我上機車上照量照量去。

王力剛：去試試去吧，照着規程干，千萬可別馬虎！（劉拿着汽門慌張地欲下）

王力剛：劉福，你怎么老毛楞張慌的呢？

劉 福：啊……

王力剛：有甚么事不會，問問我，別冒冒失失的！

劉 福：你就放心吧，我這點活有什么漏子可出的，背不住我先干完還去幫助你老呢（跑下）。

王力剛：這孩子……

張鳳英：（上）王師傅，你就到第三組去啊？

王力剛：人家等着我呢，我就去（到門口，又回頭）小張，鑰匙在抽屜里，使完水別忘了把它关上，別浪費了水

啊！

（王下，刘上）

張鳳英：你修得怎么样啦？

刘 福：哪有那么快的？我刚拿去比划比划。

張鳳英：怎么样？

刘 福：人要走了运哪，沒治！就差这么一点，今天的工作就算提前完成，今天这一炮又算打响了！（看一下月分牌）哎呀，到國慶節还有三天啦，这回可要赶不上啦，就得看来年啦。鳳英，你說，已經表揚我兩次了，表揚几次能当上劳模？

張鳳英：当劳模？

刘 福：是啊，哎，学徒工当劳模，有没有这么回事？

張鳳英：（摇头）沒听说过，可有學習模范。

刘 福：學習模范？（摸头）

張鳳英：（从兜里掏出一个本）給你！

刘 福：（微笑）你又給我買本子啦。（急用手接）

張鳳英：（翻开本子）不是，这是我大哥給我寄來的本子，叫我把学到的先進經驗記在这个本上。我把修車整个过程抄下來啦送給你，你今后一定要照着这个作業过程干。

刘 福：（接过本子）你学的倒比我热心哪！不过本子上的东西多咱也是本子上的东西。

張鳳英：你执行这全部过程决不会錯，你快干去吧，免得到鐘点干不完。有没有困难，要不要我去帮助？

刘 福：你帮助我？算啦，別說就这点活，再多点也沒关系。

張鳳英：沒听王师傅說嗎，汽門可是个关键活呀，你要干不

完，機車就別想点火啦！

刘 福：大伙替我操心可真多余，別說等会点火，就是馬上点火也沒关系。

張鳳英：（电话鈴响，接电话）是休息室。李师傅呀，甚么？現在要点火？那哪行啊，活沒干完呢？

刘 福：李师傅？

張鳳英：他說現在要点火。

刘 福：給我。（拿起听筒）

刘 福：李师傅，我是小刘。什么？現在要点火？你这老家伙越快越想快，不用梯子想上楼。什么？王师傅，人家干多少年啦，我哪敢比呀？对，說实在的，李师傅，今天这点活我真沒放在心上，好，那你就点吧，唉，沒关系，沒关系，手到病除！（放下电话）

張鳳英：你怎么胡來呢？活沒干完就答应点火，这不是違章作業嗎？

刘 福：甚么“違章作業”？你又知道啦，又不能出事故，这有什么关系。不等機車漲汽，把汽門就安上啦，这叫“一箭双鵬”！要不然，等我干完了，到車上再点火，那時間得多長誰那么机械呀。

張鳳英：人家都傻，就你聪明！再說王师傅干多少年啦，人家怎不这样干呢？

刘 福：干多少年又能怎样？他不劲腦筋哪，或許还不如我这个徒弟呢！

張鳳英：你怎么这样講？叫王师傅听见……

刘 福：这是当你講，你若不說，王师傅怎会知道呢。

張鳳英：（稍停）你既然答应李师傅点火啦，那我就快去

吧。

刘 福：忙啥，你不知道李师傅那老家伙，慢腾腾的，一杠子压不出个屁来，三、四十分鐘也点不着火。

張鳳英：別說啦，刘福，你这个錯誤思想發展的可真快，对师傅們就这样講，你想叫他們听見多寒心哪。

刘 福：又不是当面講，有甚么了不起的，誰还不兴开个玩笑，看你还急啦。

張鳳英：本來嗎，我們应当学得虛心一点，可是你这么驕傲。

刘 福：驕傲？哼，这是勇敢的表现。我不是說过嗎：咱們这一期來的学徒工里，哪个离开师傅干过活？哪个师傅大撒过手？光說驕傲行嗎，这叫有成績，有本錢？

張鳳英：就象你活沒干完，就答应李师傅点火，这也叫有成績，有本錢哪？

刘 福：甚么？原來你是替我担心，怕我出差錯呀，这可真多余！我这样干叫‘竅門’！

張鳳英：人家別人怎不这样干呢？

刘 福：咳，甚么事不得創造么，平平凡凡就想上黑板报，哪有那么容易的！再說，沒有金鋼鑽，也不敢攪这盜器。你应当热烈支持我这种大胆創造的精神！我給國家積累了財富，你不也跟着光荣嗎？

張鳳英：我不希望你这样違章作業的給國家積累財富。昨天团支部开大会，你沒听見嗎？大家都对你有意見。

刘 福：头半年就对我有意見，現在对我还有意見，难道現在我还不够格？我也真糊塗。

張鳳英：你淨裝糊塗！还說呢，这半年你一点也沒進步，一

學習你就說有事，不參加。

刘 福：哼，反正我和你說算不了什麼，就拿小馬來說吧，

他那說話噎噎巴巴的還入團啦，真是有理沒處說去！

張鳳英：那麼你認為你比小馬強嗎？

刘 福：怎的？你怎么看別人都比我強呢？

張鳳英：刘福！你再這樣講，別說我……

刘 福：別說甚么，不搭理我？沒關係，強扭瓜不甜：我早就說過，我配你可真差天地啦！

張鳳英：你怎么好說出這個話呢，別人誰不在進步，難道別人說你落后，我臉上好看嗎？

刘 福：哎呀，你不好看，這與你有啥關係？我不好我帶着，能沾你个甚么？別看我上了幾次黑板報，這沒什么了不起的，對不對？

張鳳英：哼！我看也沒什么了不起的。

刘 福：了不起，就是了不起！

刘鳳英：你就這樣想？

刘 福：我誠心落后，不進步！你去彙報去，好來批評我呀！（生氣下）

李 祿：（上）小張，小刘的活干得怎麼樣啦？

張鳳英：不知道。

李 祿：呀，這是怎麼回事？你在这屋裡沒甚么事幫他忙活忙活吧。

張鳳英：李師傅，你們這種干法是違章作業吧。王師傅不在家，小刘冒冒失失的，遇事你可得多拿點主意呀。

李 祿：咳，這叫“竅門”，大家伙都得支持他呀。

張鳳英：機車先點火，他要干不完，安不上汽門怎办？

李 祿：那哪能安不上呢，快把機車驗收簿子找給我吧，通知運轉好叫他使車。

張鳳英：我看安完了再通知運轉也不晚，万一若是……

李 祿：沒冒！你懂得甚么，你就擊等着照象吧。等安好了再通知運轉，那不就延長庫停時間嗎？我還催小劉干甚么，你告訴他，越快越好。（李下，劉上）

劉 福：（手套放在桌子上）剛才你和誰說話？

張鳳英：李師傅，來催你啦，叫我也幫助你去。

劉 福：我这思想挺落后的，你還能幫助我？哼！讓別人幫助算甚么英雄！（電話鈴响）

張鳳英：（接電話）喂！你是哪？李師傅上運轉去了。甚么？機車漲汽啦？等会呀！（放下電話）

劉 福：（搶電話）誰？機車漲汽啦？怎这么快呀？你是誰？馬德元哪，別开玩笑啦，得啦，得啦，別吓唬我啦。甚么？你說話利索点！快干，那当然啦！你別命令我好不好？我比你還着急呢！（把听筒放在桌上，向張）你看，鳳英！今个这个汽門也找麻煩，干研也研不好，剛才我看差不多了，怎么回事呢，也許我看錯了？（看表）鳳英！鳳英！

張鳳英：叫我幫助你是不是？

劉 福：別人問你，你就說跟我學習去啦。

張鳳英：我不去，我不能搶你的功。

劉 福：快点吧，時間來不及啦！

（張把掃帚扔在台中間，二人下。李上，这时電話鈴响）

李 祿：（拿起听筒）安个電話沒人接太浪費啦。唉，是

我，老何呀，你怎么跟腩嘅咁呢？怎么，車站把車編好啦，就等这台機車啦，你看我若不着急能來找小刘嗎？一定抓紧！（放下電話自語）誰還不想早干完活呢。誰把掃帚放到地當間啦？（電話又响）是啊，我是李祿，你哪呀？白同志，怎么？照象？那哪能不照呢！你快把鏡頭擦得亮亮的吧！怎么？沒時間照？你等会，我問問。（喊）小刘！活干的怎么样啦？

（內聲：別催啦，完啦！）（刘拿汽門和張上）

刘 福：走！

李 祿：哎呀，我的大爺，可下子完了，再不安就安不上啦，現在還將就。（刘下）小張，你把這屋收拾收拾，一会报社白同志就要來照象了。你看你忙的，快把頭攏一攏。喂，白同志！斷綫啦。（放下電話下）

張鳳英：成了个照象迷啦！（刘急上）

刘 福：（拿着手套）這車起汽太快，手都探不進去。

（下）（稍停又回來）小張，你給找一個汽門串銷，不要太粗的，粗的不好串。

張鳳英：快干去吧。（刘下。馬上又上）

刘 福：小張，你來幫我把着點，好不好？

張鳳英：汽門安上了嗎？

刘 福：好歹算安上了，就這小玩意找開別扭了。鳳英，你說不安行不行？

張鳳英：不安那還了得，快去吧。（李上）

刘 福：還趕趟吧，李師傅？

李 祿：算啦，算啦，你看看把我臉燻的火刺刺的疼，你听听离这么高还不行呢，早干甚么啦，心里沒底就別答